



〔人生随想〕

我们的远方

□肖复兴

记得儿子在国外留学时，有一年寒假，他发来一封邮件，告诉我，他要利用这个假期，开车从他所在的美国北方出发到南方去，并画出了一共要穿越11个州的路线图。刚刚出发的第三天，他在得克萨斯州的首府奥斯汀打来电话，兴奋地对我说这里有写过《最后一一片叶子》的作家欧·亨利博物馆，而在昨天经过孟菲斯城时，他参谒了摇滚歌星猫王的故居。

我羡慕他，也支持他，年轻时就应该去远方漂泊。漂泊，会让他见识到没有见过的东西，让他的人生半径像水一样蔓延得更宽更远。我想起有一年初春的深夜，我独自一人西柏林火车站等候换乘的火车，寂静的站台上只有寥寥的几个候车的人，其中一个像是中国人。我走过去一问，果然是中国人，他是来接人的。我们闲谈起来，知道了他是从天津大学毕业后到这里学电子专业的留学生。

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我依然记忆犹新：“我刚到柏林的时候，兜里只剩下了10美元。”就是怀揣着仅有的10美元，他也敢于出来闯荡。我猜想得到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异国他乡，举目无亲，风餐露宿。漂泊是他的命运，也成了他的性格。

我也想起我自己，在比儿子还要小的年纪，跑到了北大荒，自然是吃了不少的苦。北大荒的“大烟炮儿”一刮，就先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天寒地冻，路远心迷，仿佛已经到了天外，漂泊的心如同断线的风筝，不知会飘落到哪里。但是，它让我在见识到了那么多的痛苦与残酷的同时，也让我触摸到了那么多美好的乡情与故人。而这一切不仅谱就了我当初青春的谱线，也成了我今天难忘的回忆。

没错，年轻时心不安分，不知天高地厚，想入非非，把远方想象的无限美好，才敢于外出漂泊。漂泊不是旅游，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品尝人生的多一些滋味，也绝不是如同冬天坐在暖烘烘的星巴克里啜饮咖啡的一种味道。但是，也只有年轻时才有可能去漂泊。漂泊，需要勇气，也需要年轻的身体和想象力。人的一生，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叫作无愧无悔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你的童年有游戏的欢乐，你的青春有漂泊的经历，你的老年有难忘的回忆。

一辈子总是待在舒适的温室里，再是宝鼎香浮、锦衣玉食，也会弱不禁风、消化不

良的；一辈子总是离不开家的一步之遥，再是严父慈母、娇妻美妾，也会目光短浅、膝软面薄。青春时节，不应该过早地跌倒在温柔之乡，在网络的虚拟中，在甜蜜蜜的小巢中，消耗自己的生命，让自己未老先衰变成一只蜗牛，只能够在雨后的瞬间从沉重的躯壳里探出头来，望一眼灰蒙蒙的天空，便以为天空只是那样大、那样脏兮兮。

青春，就应该像是春天里的蒲公英，即使力气单薄、个头又小，还没有能力长出飞天的翅膀，借着风力也要吹向远方；哪怕是飘落在你所不知道的地方，也要去闯一闯未开垦的处女地。这样，你才会知道世界不只是一间好看的玻璃房，你才会看见眼前不只是一堵堵心的墙。你也才能够品味出，日子不只是白日里没完没了的堵车、夜晚时没完没了的电视剧和家里不断升级的鸡鸣鹅叫，单位里波澜不惊的明争暗斗。

尽人皆知的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17岁就曾经随其父亲和叔叔远行到小亚细亚，21岁独自一人漂泊到中国。美国著名的航海家库克船长，21岁在北海的航程中第一次实现了他野心勃勃的漂泊梦。奥地利的音乐家舒伯特，20岁那年离开家乡，开始了维也纳贫寒的艺术漂泊。我国的徐霞客，22岁开始了他历尽艰险的漂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当然，我还可以举出如今被称为“北漂一族”的人们，也都是在年轻时开始了他们最初的漂泊。年轻，是漂泊的资本，是漂泊的通行证。哪怕漂泊如同舒伯特的《冬之旅》一样，茫茫一片，前无来路，后无归途，铺就着未曾料到的艰辛与磨难，也是值得去尝试一下的。

我想起泰戈尔在《新月集》里写过的诗句：“只要他肯把他的船借给我，我就给它安装一百只桨，扬起五个或六个或七个布帆来。我决不把它的驾驶权交给愚蠢的市场上……我将带我的朋友阿细和我做伴。我们要快快乐乐地航行于仙人世界里的七个大海和十三条河道。我将在绝早的晨光里张帆航行。中午，你正在池塘洗澡的时候，我们将在一个陌生的国王的国土上了。”

那么，就把自己放逐一次吧，哪怕是借来别人的船张帆出发，也先去漂泊远航吧。只有年轻时去远方漂泊，才会拥有这样的充满泰戈尔童话般的经历和收益，那不仅是书写在心灵中的诗句，也是镌刻在生命里的年轮。

〔文化杂谈〕

真哈佛书店

□郭英剑

哈佛，是一所有着二十多个很小的校门却看不到校牌与校名的大学。大白天校园内总是人流穿梭、熙熙攘攘。在游客目力所及之处，除了偶尔能看到哈佛的校徽标示外，很难看到有醒目的“哈佛大学”字样的招牌。连校园内的各种建筑，包括图书馆，名字都镌刻在建筑物上，若不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出来，有时候甚至需要认真辨认才行。因此，当你在哈佛校园内或者校园外的周围街上走了一遭，忽然看到有大幅的“哈佛”字样，且是个书店，自然会被其吸引。

是的，如果你碰巧从哈佛那个著名的建于1890年的戴克斯特校门走出来，抬头望去，就会欣喜地发现，终于看到了一个带有“哈佛”字样的金字招牌——Harvard Book Store。位于麻州大道上的这家书店，门面上有一块金色标牌，“哈佛书店”的字样醒目可见，自然吸引了无数到访者的目光。不少游客会进去走一走看一看，或在书店门前拍照留念。

这家书店建于1932年，有着85年的悠久历史，因经常举办名家讲座和签名售书活动而闻名。《福布斯》杂志曾经把它列为世界著名书店之一。然而，这座名为“哈佛”的书店，却与哈佛大学没有任何关系。真正的哈佛书店，坐落在著名的哈佛广场。从“哈佛书店”出来，沿着麻州大道往西走大约150米即到。

有趣的是，真正的哈佛书店，不叫“哈佛大学书店”。它有一个很独特的名字，叫The COOP(库普书店)。在其商标上，COOP是大写的字体，在下面才有小小的“哈佛”字样。“库普书店”诞生于1882年，迄今已有136年的历史。如果追根溯源，其诞生地就在隔条马路对面的哈佛园中的学生宿舍。1906年，书店搬出校园，到了现在的所在地。1925年，书店经过了一次重建。现在，这里是“库普书店”的总部。由于“库普书店”诞生于宿舍，目标就是为学生和教师服务。1916年，它与哈佛相邻的麻省理工学院合作，开始为两校不同校区的师生服务。

“库普书店”虽然未鲜明地冠以哈佛之名，却带有哈佛之实。哈佛的深红旗帜总是在门外高扬。但凡进入“库普书店”的人，最先看到的大概不是眼前的书，而是被书店那巨大的上下空间所震撼。抬头不见房顶，目光所及，更多地会被二楼两侧所悬挂的哈佛校旗、校徽以及哈佛各个院系的院旗、院徽所吸引，一下子被带入哈佛的世界之中，仿佛能够倾听到哈佛以及各个院系的历史故事与传说。

在一条街道上，且在哈佛的对面，有着两家被冠以哈佛之名的书店，一个是真的，一个则与哈佛无关，这很有趣。记得刚到哈佛时，在收到的相关材料中，可以看到哈佛内部对于如何使用哈佛的校名与品牌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但我一直也有那个困惑，就是哈佛大学对于那个与己无关的“哈佛书店”是什么态度，两者为何能够相安

无事，也未见出现过什么纠纷。很多哈佛教授也很喜欢那个“哈佛书店”。后来我在想，用历史或者说历史遗留问题，甚至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而听之任之，或许可以作为一种解释。在我的认知中，哈佛在很多方面都相当保守，特别在对于历史的尊重及其对历史遗产的传承上，其执着与坚守超乎人们的想象。

但真正令我感慨的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品牌超过一切的时代，甚至品牌就是质量与声誉的同义词的今天，“库普书店”——这个真正的“哈佛书店”，就这样默默无闻地“在那里”。不事张扬，也不做过多的宣扬，甚至，它对自己的定位，也主要确定为自己的师生与校友服务，似乎不谋求其他。

“库普书店”实行会员制，凡是哈佛人都有资格申请。我2013年在哈佛时，因为经常购书的缘故，自然也成为“库普会员”。在2014年前，会员购书购物实行年度优惠退款制。2014年之后，这一传统的优惠退款方式被取代，转为所有会员在“库普书店”购书购物打九折。但会员卡需要每年延续。现在我只有到了每年的寒暑假才能再回到哈佛去看看，因此更新并不及时。但每次到了“库普书店”购书购物，只要出示“库普卡”，即便是过了期，工作人员也会自动为我延期，在电脑上做个记录即可，并不需要其他手续。

今天的美国，因为亚马逊等网络书店的空前发达，使得众多实体书店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倒闭者无数。在很多大城市，包括西雅图、纽约、波士顿，我多次见过身处各种大型购物中心的大书店撤柜歇业，从此销声匿迹。现在，这种实体书店的生存危机，也已经波及了中小城镇。今年寒假期间，到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的家乡小镇康科德一游，在那里见到了“康科德书店”。在这座建于1940年、有着75年历史的中等规模的书店前后两个门上和室内，我都看到了写在A4纸大小纸张上的“告示”：“如果您在这里看到了想要的书籍，拜托您在店内购买，这样才能让我们这座书店留在这里。”类似这样的“告示”，我在其他书店也看到过。是的，如果大家都从网络上购买图书，那么，实体书店的关门歇业，其实只是时间问题。

虽然我对书店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乃至危机感到无奈，但就其未来命运而言，我也不完全悲观。今天，书店已不仅仅是人们购书的地方。它也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风景、一个城市的坐标，或者是一座城市的地标式建筑，就像“库普书店”那样。

“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理念，在现代媒体高度发达和信息炸裂的时代，早已被人抛在了脑后。“库普书店”沿着历史的传承，既没有过多使用“哈佛”的威名，也没有做过多宣传。它只是默默伫立在那里。但这种沉默，因为有了人的存在，却具有了一种无声的力量。